

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

許宣平 劉清真 張殖 蕭靜之 朱孺子

許宣平

許宣平，新安歙人也。唐睿宗景雲中，隱於城陽山南塢，結庵以居。不知其服餌，但見不食。顏色若四十許人，行如奔馬。時或負薪以賣，擔常掛一花瓠及曲竹杖，每醉騰騰拄之以歸。獨吟曰：「負薪朝出賣，沽酒日西歸。路人莫問歸何處，穿入白雲行翠微。」爾來三十餘年，或拯人懸危，或救人疾苦。城市人多訪之，不見，但覽庵壁題詩云：「隱居三十載，石室南山巔。靜夜玩明月，明朝飲碧泉。樵人歌壠上，谷鳥戲岩前。樂矣不知老，都忘甲子年。」好事者多詠其詩。有時行長安，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。天寶中，李白自翰林出，東遊經傳舍，覽詩吟之，嗟歎曰：「此仙詩也。」及詰之於人，得宣平之實。白於是游及新安，涉溪登山，累訪之不得。乃題其庵壁曰：我吟傳舍詩，來訪真人居。煙嶺迷高跡，雲林隔太虛。窺庭但蕭索，倚柱空躊躇。應化遼天鶴，歸當千歲餘。」是冬野火燎其庵，莫知宣平蹤跡。百餘年後，咸通七年。郡人許明奴家有嫗。常逐伴入山採樵，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，方食桃，甚大。問嫗曰：「汝許明奴家人也？我明奴之祖宣平。」嫗言：「常聞已得仙矣！」曰：「汝歸，為我語明奴，言我在此山中。與汝一桃食之，不可將出。山虎狼甚多，山神惜此桃。」嫗乃食桃，甚美，頃之而盡。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，明奴之族甚異之，傳聞於郡人。其後嫗卻食，日漸童顏，輕健愈常。中和年已後，兵荒相繼，居人不安，明奴徙家避難，嫗入山不歸。今人採樵，或有見其嫗，身衣藤葉，行疾如飛。逐之，升林木而去。（出《續仙傳》）

劉清真

唐天寶中，有劉清真者，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，人致一馱為貨。至陳留遇賊，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，清真等復往。又遇一老僧，導往五台。清真等畏其勞苦，五台寺尚遠，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。清真等私議，疑老僧是文殊師利菩薩，乃隨僧還。行數里，方至蘭若。殿宇嚴淨，悉懷敬肅，僧為說法，大啟方便。清真等並發心出家，隨其住持。積二十餘年，僧忽謂清真等曰：「有大魔起，汝輩必罹其患，宜先為之防；不爾，則當敗人法事。」因令清真等長跪，僧乃含水遍噴，口誦密法。清真等悉變成石，心甚了悟，而不移動。須臾之間，代州吏卒數十人，詣台有所收捕，至清真所居，但見荒草及石，乃各罷去。日晚，老僧又來，以水噴清真等成人，清真等悟其神靈，知遇菩薩，悉兢精進。後一月餘，僧云：「今復將魔起，必大索汝，其如之何，吾欲遠送汝，汝俱往否？」清真等受教，僧悉令閉目，戒云：「第一無竊視，敗若大事。但覺至地，即當開目。若至山中，見大樹，宜共庇之。樹有藥出，亦宜哺之。」遂各與藥一九云：「食此便不復饑，但當思惟聖道，為出世津梁也。」言訖作禮，禮畢閉目，冉冉上升，身在虛空。可半日許，足遂至地。開目，見大山林。或遇樵者，問其地號，乃廬山也。行十餘里，見大藤樹，周回可五六圍，翠陰蔽日。清真等喜云：「大師所言奇樹，必是此也。」各雜草而坐。數日後，樹出白菌，鮮麗光澤，恒飄飄而動。眾相謂曰：「此即大師所云靈藥。」彩共分食之。中有一人，給而先食盡。徒侶莫不慍怒，詬責云：「違我大師之教。」然業已如是，不能毆擊。久之，忽失所在，仰視在樹杪安坐。清真等復云：「君以吞藥故能升高。」其人竟不下。經七日，通身生綠毛。忽有鶴翱翔其上。因謂十九人云：「我誠負汝，然今已得道，將舍汝，謁帝於此天之士。宜各自勉，以成至真耳。」清真等邀其下樹執別。仙者不顧，遂乘雲上升，久久方滅。清真等失藥，因各散還人間。中山張倫，親聞清真等說云然耳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

張殖

張殖，彭州導江人也。遇道士姜玄辨，以六丁驅役之術授之。大歷中，西川節度使崔寧，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。發已三日，忽於案上文籍之中，見所奏表淨本猶在；其函中所封，乃表草耳。計人馬之力，不可復迫，憂惶不已，莫知其計。知殖術，召而語之。殖曰：「此易耳，不足憂也。」乃炷香一炉，以所寫淨表置香煙上，忽然飛去。食頃，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。及使回問之，並不覺。進表之時，封題印署如故。崔公深異之，禮敬殊常。問其所受道之由。云：「某師姜玄辨，至德中，於九龍觀舍力焚香數歲，因拾得殘缺經四五紙，是太上役使六丁法，咒術備足，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，依法作壇持咒，晝夜精勤。本經云，一十四日，玄辨為九日而應。忽有黑風暴雨，驚駭於人，視之雨下，而壇場不（不原作一，據明抄本改）濕。又有雷電霹靂，亦不為驚懼。良久，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，亦不為畏。須臾，有鐵甲兵士數千，金甲兵士數千，瞰噪而下，亦不驚怖。久之，神兵行列，如有所候。即有天女，著繡履繡衣，大冠佩劍立，向玄辨曰：『既有呼召，有何所求。』玄辨以術數為請。六丁兵仗，一時隱去。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。凡所徵求，無不立應，以術授殖。」謂曰：『術之與道，相須而行。道非術無以自致，術非道無以延長。若得術而不得道，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。術者雖萬端隱見，未除死筭。固當棲心妙域，注念丹華，立功以助其外，煉魄以存其內，內外齊一，然後可適道，可以長存也。峨嵋山中，神仙萬餘人，自皇人統領，置宮府，分曹屬，以度於人。吾與汝觀道之纖芥，未造其玄微。龍蛇之交，與汝入洞府，朝真師，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。』師玄辨隱去二十餘歲。此年龍蛇之交，當隨師登峨嵋，入洞天，不久往矣。」是年大歷十二年丁巳，殖與玄辨隱去，不復見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蕭靜之

蘭陵蕭靜之，舉進士不第。性頗好道，委書策，絕粒煉氣，結廬漳水之上，十餘年而顏貌枯悴，齒發凋落。一旦引鏡而怒，因遷居鄴下，逐市人求什一之利。數年而資用豐足，乃置地葺居。掘得一物，類人手，肥而且潤，其色微紅。歎曰：「豈非太歲之神，將為祟耶？」即烹而食之，美，既食盡。逾月而齒發再生，力壯貌少，而莫知其由也。偶游鄴都，值一道士，顧靜之駭而言曰：「子神氣若是，必嘗餌仙藥也。」求診其脈焉，乃曰：「子所食者肉芝也，生於地，類人手，肥潤而紅。得食者壽同龜鶴矣。然當深隱山林，更期至道，不可自混於臭濁之間。」靜之如其言，捨家雲水，竟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朱孺子

朱孺子，永嘉安國人也。幼而事道士王玄真，居大箬岩。深慕仙道，常登山嶺，彩黃精服餌。一日，就溪濯蔬，忽見岸側有二小花犬相趨。孺子異之，乃尋逐入枸杞叢下。歸語玄真，訝之。遂與孺子俱往伺之，復見二犬戲躍，又入枸杞下。玄真與孺子共尋掘，乃得二枸杞根，形狀如花犬，堅若石。洗挈歸以煮之。而孺子益薪看火，三日晝夜，不離灶側。試嘗汁中，取之，方見其

爛，告玄真來共取，始食之。俄傾而孺子忽飛升在前峰上。玄真驚異久之。孺子謝別玄真，升雲而去。到（到原作別，據明抄本改）今俗呼其峰為童子峰。玄真後餌其根盡。不知年壽，亦隱於岩之西陶山。有彩捕者，時或見之。（出《續神仙傳》）

[返回 >>](#) [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